

我与紫藤有缘

紫藤学堂记

谢冕

留点纪念。我深谢，并表达了私下的意愿，我的表达得到校领导谅解。话说这栋古厝也真有来历，原是沈绍安兰记漆器店，是沈绍安兰记原先的店堂和沈家居所，已列入福建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录，目前正在修缮中。

兰记沈宅，三层楼房，前店后厂，有房三十余间，占地七百平米，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华丽殿堂。我那天冒雨参观了施工现场，看到了它绕宅的室内游廊，还有游廊边的美人靠，甚是雅致。古厝的传人现已无考，房产已归福州古厝管委会管理。前些时我和学生访问故乡，慎重地建议将此地办成南台岛上文化传播的新景点，成为我的母校师生学习教学的一个课堂。为此我们对它的命名颇费斟酌。有的朋友希望取名采薇阁。了解我的人知道，采薇阁是我在北大创立中国诗歌研究院用过的名字，他们希望这座院落与朗润园的采薇阁保持一种延续性，从而给后人留下一种念想。这当然是他们的好意，而我则希望尽量淡化和削减事关个人的一些联想。

就这样，古厝摒弃了目下流行的以个人冠名纪念馆或文学馆的模式，最终定名为我建议的紫藤学堂。我们约定，今年就将揭幕迎客。这个学堂的建立和开放，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圆梦的过程。现今的紫藤学堂，屹立于福州市山区的塔亭路上。周围几公里内，多处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的足迹，那曾是一个早熟少年做梦的地方。由学堂往西数百步，位于麦园路上的麦顶小学（原先的独青小学）是我上小学的母校之一。麦顶小学所在的麦园路上，1948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前辈黄展云先生（字鲁贻，早稻田大学毕业，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）而修建的鲁贻图书馆仍然完好，那是我少年时以免费阅读书报的场所。福州地处亚热带，夏季艳阳如火，鲁贻图书馆清雅静谧，阴凉温馨，是我这样一个穷学生当年避暑读书的好去处。几十年来，我总怀着感恩的心情怀念它。紧挨着紫藤学堂，马路对过，是梅坞。那里曾是一座梅林，冬日一片香雪海。我的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的家，就在梅坞的花丛之中。出梅坞沿立新路前行数百步，便是我的母校三一中学。我在那里接受伟大的爱心，并与当年的师友共度艰难岁月，是我扬起人理想风帆的港湾。

紫藤学堂屹立在烟台山下，从那里可以眺望秀丽的闽江帆影。闽江悠悠流过万寿桥，在中洲岛画了一条美丽的弧线。观音井下来便是下渡，那里出现一片楼台，银行、海关、仓储、商铺、俱乐部和医院，记载着五口通商之后的喧嘩。那一年，一个少年在烟台山下听到远方的召唤，真情向往“山那边好地方”，毅然走向战火硝烟弥漫的海疆。一别经年，放不下的还是年迈父母的惜别泪痕，是这些念兹在兹的街陌楼台，以及那些山，那些水，那些镌刻在泥泞路上的模糊的足迹。

江流宛转，山影凄迷，屹立江滨榕荫下的紫藤学堂，正以感恩的心情迎来自四方的宾朋、莘莘学子和后世传人，欢迎他们与我一一道回昧那些年、那些日月、那些憧憬和向往。更欢迎学界同仁来此传道授业、读诗品茗。紫藤花盛，榕荫鸟喧，我等情重。近可对缕缕茶香闲话鸡鹭，远可以凭栏俯视万类，发思古之幽情。友朋雅聚，无关利害，此乃人生至乐！彼时彼地，也许我在，也许我不在，但我心总在！那么，诸位请了，我请诸位小坐片刻，暂时忘却周遭无尽的烦忧，饮一杯免费的清水，或品一杯并不免费的咖啡或茶——上个世纪某月某日，我怀揣25美元参加国际会议。在伦敦大学，我欠了剑桥大学教授一杯答谢咖啡，愧悔至今。目下国人日渐富裕，再无我当年的“咖啡之叹”。故此特标明“不免费”，此乃含泪之笑也。

2023年8月12日于北京大学

别来无恙？波恩的小旅馆小酒吧

小黑

2019年12月澳大利亚老朋友罗布（Rob）带队到北京来，公务之余相约于“孔乙己”饭庄。席间向朋友们介绍鲁迅、穿长衫坐着喝酒的客人、穿短衫站着喝酒的客人和唯一穿长衫但站着喝酒的孔乙己等等，好不费劲。朋友们倒听得津津有味。年轻人Steven突然插话问：你去过波恩（我们经常一起开会的德国小城，原西德首都）的爱尔兰酒吧（Irish Bar）吗？我摇头。Steven笑说，那里也有几个分区，站着坐着大家自便，不过没你说的那个阶层分化。我们哈哈笑。告别的时候，我和Steven击掌相约：明年3月一起去Irish Bar！

没想到一隔就是三年有余。等我终于又能去波恩的时候，Rob已经退休，Steven此次并不参加我所在专家组的工作，暂无缘相见，不由得一声长叹。但一想到又要奔赴波恩，心底还是漾起了久违重逢的喜悦。

马上就上网订旅馆。噢，我熟悉的小旅馆们都去哪里了？位于贝多芬故居斜对面的两座冠名贝多芬的小旅馆——一个有电梯、一个没电梯——都消失在网页列表里，换了一个应用软件，还是没找到。有点茫然。过去很多年我都是在这两家旅馆轮换着解决住宿问题，脸都混熟了，突然要换还真不适应。无奈另找其他下处，Europa已经满员，Bonn City怎么那么贵？最后确定了市中心边上的President旅馆，到工作地点不那么方便了，需要先公共汽车后轻铁。又是一声长叹。



笔会

花卉
(国画)
来楚生

终于又拖着行李行走走在小城夜晚的石板路上，一边心疼行李箱的滚轮，一边东张西望寻觅陌生的旅馆。最后还是出租车司机的帮助才找到，办理手续入住。小小的房间一如波恩其他小旅馆，除了没有一次性洗浴用具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落地灯、台灯、床头灯一目了然，开关都在左手边，不会为开不了需要的灯而满屋乱窜着急上火；窗帘和纱帘当然是自动的，开合自由。唯一特殊的是，房间里冒出两个斜坡，对空间略有影响但无碍，恍然大悟，为什么这个房间价格略低一点。

嗯，和那一次住在没有电梯的贝多芬小旅馆的经历有点类似。那时也是注意到一个价格便宜的房间，不由分说就定下来。入住了才发现需要和别人分享卫生间，住了一晚之后就坚决要求换房间。红鼻子老头（店主）说，客满啦，就顶层那个romantic room（浪漫之屋）还空着，那是给度蜜月的年轻人准备的哦。老头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。没办法，那也得换，于是我这个独自旅行的中年人就被搬进了年轻人的蜜月屋。房间难得地略大，带简易厨房，屋顶高高的，带有一个倾斜的天窗，躺在床上可以看到天空和尖尖的教堂顶儿，有时候鸽子会咕咕咕地停在窗户外左顾右盼，不晓得能不能看见我。一个傍晚下起了小雨，雨点轻敲着天窗滴滴嗒嗒，真有几份浪漫呢。

说回眼前的旅馆，有点远有点小，但早餐真是好。咖啡早茶鲜榨果汁、煎蛋煮蛋（煮了5分钟的和7分钟的分开放）、水果酸奶一应俱全，更别提多了些鸽子羹吧——也是奇葩，欧洲的城市雕像总是和鸽子融为一体。不远处的教堂是音乐家出生第二天就受洗的地方。这个教堂最奇特的地方是，大门前永远躺着两个巨大的石刻头颅。Victoria告诉我，这是为了纪念基督教发展早期在此地被砍头的两名殉道者。惭愧，我一直默认为某次大地震后的遗迹。再行到贝多芬故居所在的小街上。旅馆还是旅馆，性质没变，甚至门面也没大变，只是名字换了，虽然没有放弃“贝多芬”的名号。看来是换老板了。Victoria告诉我，波恩城里的这些小旅馆，大多数是家族产业，家底儿不见得丰厚，能挺过疫情的不多……莱茵河边的一家小馆，闭店前夜，老夫妻请所有住店客人免费吃大餐，说反正是个亏本，索性潇洒这一回。

还有一直惦记着的爱尔兰酒吧！听朋友们说还照常营业，除了酒吧对面的旅馆歇业外——加拿大的Sevdalina小说创作中新出现的流派。读者对熟悉的小说人物在当下如何行事处事颇感兴趣，阅读时自然会比对现实与引起联想，这也是晚清报刊续写红楼故事的目的。

工作如期开展。休息时站在27楼办公室窗前，看莱茵河从眼前流过，看白云在天上游荡，看河上的老桥依然，看河左岸一片片低矮建筑掩映在绿荫丛中，高高突起的是波恩大教堂的尖顶儿和钟楼……恍如隔世，一切看上去都没变。还是那个“一条大河，几座老桥，一个老城，几片街区，山上有城堡、山下有教堂”的宁静小城。

但一到午餐时分就知道变化了——29楼的餐厅关了。人们说，就是熬过了疫情的最初封锁阶段，也熬不过现在已经形成习惯的居家工作方式。于是，大家纷纷下楼解决午餐。几个小型餐车停靠在街边，窗明几净。一份三明治一杯红茶，在暖暖的初秋阳光笼罩下吃完，感觉也不赖。有一家现场烤制披萨，生意最好，最后一天我们排了长长的队，好吃好吃。话说我真的没有见到送外卖的。唯一的例外是在某个黄昏，下班后的我在旅馆外溜达，身后响

晚清报刊上的红楼故事常使今人读了捧腹。如潇湘馆内，宝玉与黛玉竟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地谈情说爱，这是《神州日报》上《怡红院之浊玉》描写的场景。当禁烟消息传来，宝玉“就急的不得了”，因为他与黛玉“无事的时候对榻这个安乐的烟榻，是何等的逍遥有趣”，黛玉则存有幻想：“我们女子吃烟，恐怕不在此禁罢。”宝玉又为没有良法戒烟而焦虑，“屢戒屢吃”的焦大告诉他，那些戒烟的烟泡儿、吗啡和戒烟丸，都“断断是吃不得的”。小说的宗旨是禁烟，故称瘾君子宝玉为“浊玉”，《神州日报》发表时还特意刊登广告：“阅者注意，注意！”

《时报》上《红楼轶事》则写“贾母口（原阙）十岁生日”的操办。《红楼梦》描写过“贾母八旬之庆”，却未写过她的七十大寿庆典，而此上《口》“七”自有其道理。小说写道，贾母宣布：“今年我的生日，叫你们不必铺张扬厉了，竟是简省些好。”贾政按此旨意准备了庆典筹备“节略”，贾母“一瞧时早气得面色青黄不定”，生气地说：“如今我的事，你们竟如此办法，究竟当我作什么人看待了。”贾政赶忙声辩：“这是日前老太太吩咐过的，所以儿子照样去办的。”贾母闻言更“气得颤巍巍”，声称生日不过了，要“搬住槐荫庵中，跟妙师父当老姑子去”。贾政“吓得汗流浹背”，立即表示庆典将隆重操办，“贾母气才略定”，于是“荣国府中又要热闹起来了”。

当时真的按冠冕堂皇的指示办事者，有时会遭训斥或被不动声色地排斥，反其道者则被赏识与提拔，这样理解作品固无可，但作者却另有特定目的：小说发表的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，正是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，篇中以“口”代“七”，意在引起读者注意与联想。《时报》还在小说上方刊载《论今年

万寿不宜举行庆典》，将小说中未曾明言的话讲述得十分明确：“皇太后七旬万寿，先以前时事多艰，已降旨停办庆典”，与小说中贾母要庆典“简省”相合，但“各督抚大臣，仍有不惜巨资铺张扬厉者”，看似抗旨不遵，其实是摸透了慈禧心思，唯有如此，方能赢得太后欢心。如果有真人的遵旨停办庆典结果会怎样？小说的描写就是形象的回答，各省督抚谁愿冒这个风险？根子其实还在慈禧身上，故而此文批评毫不客气，“固无以国民劳苦所得之资，供一己挥霍之理。”此文与《红楼轶事》同版刊出可发挥组合效应，显然是《时报》的有意安排。

《时报》连载《逸红楼》的手法同样如此。小说写乌进孝报告庄田水道淤塞，后又写修浚水道改为修路。贾府“家境一日坏似一日”，无款可拨，贾政不得已采纳赖大建议，将田庄作抵押，向卖洋货的冯紫英借款五万。“把主权让与他人”的消息传出，“贾氏族中支派”中众人愤怒了，他们反对抵押借款，决定自己节衣缩食凑集出这笔钱。贾政顾忌族中众人情绪与要求，但冯家则催逼签约。乌进孝管理的庄田在东北，作者却写成东南，读者由此些情节立即会联想到东南江浙两省抵制外债、捐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运动。光绪二十四年，英国逼迫清廷与怡和洋行草签苏杭甬铁路合同，后因故几年无动静，于是江浙绅商要求废除草合同，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。清政府迫于舆论，同意商办，英国闻讯后，其公使朱尔典催促清政府速订苏杭甬铁路正约，强勒借款150万英镑。在不断施压逼迫下，清政府最后决定将路权卖与英国人。消息传出，江浙两省群情激昂，各地召开拒款会，筹款共达四千万余元，超过借款三倍，足够筑路之需。英国人不断催促，江浙两省各界坚决拒款。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获慈禧太后赞同后，提出“部借部还”方案，即由部借部负责借款与偿还，表面上借款与修路未直接挂钩，但实质未变，路权还是归于英国人之手。《逸红楼》中赖大提出“把借来的款子移作日用开销的杂货，不把田庄作抵，不过修筑的时候用他们几个工匠”的“两全之法”，明显喻指清政府“部借部还”方案，而且它们同一天刊于《时报》，小说与苏杭甬路权之争的联系显得更醒目。

《天铎报》也以贾母影射慈禧太后，其《红楼梦逸编》开篇即言贾母与贾政先后去世。各种《红楼梦》续书中，贾政都好好地活着，此篇偏说贾政也死了，作者却写成东南，读者由此些情节立即会联想到东南江浙两省抵制外债、捐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运动。光绪二十四年，英国逼迫清廷与怡和洋行草签苏杭

甬铁路合同，后因故几年无动静，于是江浙绅商要求废除草合同，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。清政府迫于舆论，同意商办，英国闻讯后，其公使朱尔典催促清政府速订苏杭甬铁路正约，强勒借款150万英镑。在不断施压逼迫下，清政府最后决定将路权卖与英国人。消息传出，江浙两省群情激昂，各地召开拒款会，筹款共达四千万余元，超过借款三倍，足够筑路之需。英国人不断催促，江浙两省各界坚决拒款。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获慈禧太后赞同后，提出“部借部还”方案，即由部借部负责借款与偿还，表面上借款与修路未直接挂钩，但实质未变，路权还是归于英国人之手。《逸红楼》中赖大提出“把借来的款子移作日用开销的杂货，不把田庄作抵，不过修筑的时候用他们几个工匠”的“两全之法”，明显喻指清政府“部借部还”方案，而且它们同一天刊于《时报》，小说与苏杭甬路权之争的联系显得更醒目。

《天铎报》也以贾母影射慈禧太后，其《红楼梦逸编》开篇即言贾母与贾政先后去世。各种《红楼梦》续书中，贾政都好好地活着，此篇偏说贾政也死了，作者却写成东南，读者由此些情节立即会联想到东南江浙两省抵制外债、捐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运动。光绪二十四年，英国逼迫清廷与怡和洋行草签苏杭甬铁路合同，后因故几年无动静，于是江浙绅商要求废除草合同，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。清政府迫于舆论，同意商办，英国闻讯后，其公使朱尔典催促清政府速订苏杭甬铁路正约，强勒借款150万英镑。在不断施压逼迫下，清政府最后决定将路权卖与英国人。消息传出，江浙两省群情激昂，各地召开拒款会，筹款共达四千万余元，超过借款三倍，足够筑路之需。英国人不断催促，江浙两省各界坚决拒款。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获慈禧太后赞同后，提出“部借部还”方案，即由部借部负责借款与偿还，表面上借款与修路未直接挂钩，但实质未变，路权还是归于英国人之手。《逸红楼》中赖大提出“把借来的款子移作日用开销的杂货，不把田庄作抵，不过修筑的时候用他们几个工匠”的“两全之法”，明显喻指清政府“部借部还”方案，而且它们同一天刊于《时报》，小说与苏杭甬路权之争的联系显得更醒目。

《民吁日报》创刊五天后即开始连载这篇小说，应是它筹办时已定下的计划，但连载了两回就戛然而止，估计是因为比附影射毫不掩饰而受到压力，终于成了半截子作品。

《民吁日报》上也有一篇《红楼梦逸编》，内容是宝玉管家后，他信任的贾环、贾蔷、贾芸、李贵与焙茗等人阳奉阴违，中饱私囊。此篇确有揭露抨击清政府官员昏庸腐败之意，但描写重点却是锦邻伯趁贾府衰败，想占据它东边“地方既大，出产又多”的庄子。“锦邻”与“近邻”或“紧邻”谐音，又位于“东边”，暗示的指向是正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日本，而“东边庄子本是老祖上的产业”，则喻指清朝龙兴之地东北。小说还写道，锦邻伯当时还有所顾忌，因为“还有些助卫大家同府上都有来往的”，他们也都很羡慕贾家的产业，一旦动手，“那些助卫大家看着眼红，必要出来说话”。这里的“助卫大家”喻指对中国也怀有觊觎之心的其他列强，甲午战争后，俄国、德国与法国就曾逼迫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。《民吁日报》以反对日本侵凌中国而著称，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后，上海各报担心刺激日本，均不刊载消息，唯有《民吁日报》用显著版面报道，声援朝鲜志士的爱国举动，还陆续刊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面目。日本领事向会审公廨状

晚清报刊上的红楼故事

陈大康

告《民吁日报》，会审公廨随即查封了问世仅48天的《民吁日报》，正在连载的《红楼梦逸编》也被腰斩。

晚清报刊上红楼故事并非都在比附军国大事，如《时报》上包天笑《红楼梦补》描写宝玉与蒋玉菡及其徒小菊仙的纠缠，实难看出此作有何言外之意，但篇名旁有注：“参看地方栏河南新闻”，表明也是影射现实的小说。《长春公报》上冰天《红楼梦补》写贾政升授东阁大学士，孙绍祖为倚赖贾府势援，将其妹孙宝黛嫁给贾环。贾环不肯，后不得已成婚，遭冷落的孙宝黛“渐渐的大病缠身，不能起床”。不顾当事人意愿，为升官发财而联姻事晚清时甚多，如此理解小说似无可。不过该篇弁言云：“自名教衰而习尚妓”，“吾观某阔少与孙宝黛，其泡影姻缘，亦风月之宝鉴也”。由此可知，某阔少与孙宝黛的“泡影姻缘”是当时较轰动事件，将市井绯闻写成红楼故事，目的自然是吸引读者，而手法仍在影射现实的范畴之内。将名著中人物置身于晚清社会，作者借助他们的言行或批判生活中的丑恶，或抒发自己的理想，这是晚清小说创作中新出现的流派。读者对熟悉的小说人物在当下如何行事处事颇感兴趣，阅读时自然会比对现实与引起联想，这也是晚清报刊续写红楼故事的目的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